

编者按

2023年3月11日,我市知名戏剧作家、文化前辈陈勋超走完88岁人生。

陈勋超笔名高山鹤,1935年出生,广东高州人,原高州文化馆馆长、高州市文化局副局长,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、广东省戏剧家协会理事、茂名市文联第四届副主席。曾先后获得“全国先进文化馆长、全国文化系统劳动模范”等荣誉。

代表作有《船到江心》《名医潘茂名》《清风山上》《九叔做寿》《岁寒竹青》等,近三十件作品先后获省级以上奖项,其中五件作品获全国性奖项和鲁迅文学艺术奖。

陈老师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戏剧、曲艺创作,直到晚年仍然笔耕不辍,出版著作多部。其作品辛辣幽默、内涵深刻,为群众喜闻乐见。同时他积极扶持后学,不遗余力,桃李芬芳。本版现择取部分悼念文章,以示纪念。

深切怀念
陈勋超老师

■ 钟日娟

3月11日中午,忽闻噩耗:陈勋超老师与世长辞。痛彻心扉,无限哀思。

认识陈勋超老师十余年了,他是我的良师益友、忘年之交。他痴迷文学,特别沉醉于戏剧创作。虽然到了耄耋之年,依然笔耕不辍。他老当益壮、精神矍铄。他不遗余力地扶持后辈,从不摆架子。他睿智、健谈,特别是在谈论文学时,更是滔滔不绝。

依然清晰地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情景:那天在高州市委的中山纪念堂开会,散会后我转身欲离开。忽然一位身材瘦削、慈祥和蔼的老人走到我身边,问道:“你是钟日娟吗?你想写戏剧吗?”我愕然不知所措,他连忙自我介绍。听到他的大名,我既感动又局促不安,小声说道:“我从来没有写过戏剧呀,真的不会写。”他爽朗一笑:“学下呀,小说、戏剧其实是相通的,都是讲究故事情节集中,矛盾尖锐突出……”看着他殷切的目光,我实在不好意思拒绝,说:“我试试吧,也不一定学会。”他问了我详细的地址,才转身离开。

没想到几天之后,我收到他寄来的快递,那是一本装订成册的《戏剧》等杂志,他在书中夹着一封信,鼓励我先读这些杂志,然后再尝试创作。一股暖流涌上心底,我连忙打电话感谢他。他笑道:不用谢,希望你将来能写好戏剧。闲谈之中,得知他长住茂名,于是邀请他周末出来喝茶,他爽快地答应了。

在人声鼎沸的茶楼,我们安坐一角,随意闲聊。听着他说几十年的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,看着他如此的淡定从容,我真心佩服他。后来,我们几个人常在一起喝茶,在那里,我们忘记年龄和身份,畅所欲言。大多数情况下,我们聆听陈老师谈人生、谈戏剧的创作。他丰富的经验,让我脑洞大开,受益匪浅。

这些年,我们也常在微信聊天。他经常会转发一些精彩的文章及视频给我,然后展开议论,网上交流各自的观点。他对我的创作一直很关心,每次看到我的文章,无论是小说还是散文,都会打电话给我,先是肯定优点,然后指出一些缺点。他真的很真诚热心。但我却有点惭愧,由于种种原因,我没有坚持戏剧的创作。虽然在他的耐心指导下,我的小品《美梦成空》曾获得2014年度茂名市群众文艺作品评选戏剧类三等奖。我曾抱怨:戏剧比小说难写多了。他笑笑:你若没有兴趣,也不必勉强。

印象中,他最开心的事,就是在2016年12月16日那天,在高州市文广新局举办《清风山上》的首发仪式。这本书,收集陈老师毕生的创作精华。会上,他非常感谢领导的关怀与支持,让他的作品能结集出版。看着笑容满脸的他,我亦替他高兴。没想到过了一段时间,我们相约喝茶时,他又拿出一本《清风山上》送给我。我连忙推辞,说已经有了。他打开书本最后一页,在“后记”那里他用钢笔圈出几个错别字。他非常遗憾地说:“多次校对,没想到还会有错别字,真的是老眼昏花呀!”我被他的认真执着感动,安慰着:“电脑打字,难免会有错漏。”

这就是令人尊敬的陈老师,他一生热爱文学,热衷戏剧创作,获奖无数。他真诚待人,尽心竭力地扶持后辈,他永远是我心中的楷模。

陈老师,从此再也听不到您爽朗的笑声,看不到您慈祥的笑容。但您的言行温暖着我,鼓励着我。一路向前,时时刻刻以您为榜样。
陈老师,愿您一路走好!

九叔,走好

■ 梁柱

超,都听他说起新作,说到精彩处,好像还没长大似的,他,为发现有趣的人物而兴奋,为找到新奇的情节线索而高兴,为一个词语的顿悟而手舞足蹈,不是对文学有深厚感情的人,能这么投入么?我到过他家,满屋是书。看时,感到书脊是烫热的,上面跳动着一颗如水的文心!

不少以前与文字打交道的人,无意过问文学了。而陈勋超的文学热情,却长盛不衰。他退下来后,从高州到茂名市区居住,还像以前那样苦心经营戏剧和故事的“一亩三分地”,依然热心指导后辈创作。前些年,我有一篇故事要送到省里去评奖,陈勋超负责指导修改。在他家里,他戴着眼镜,与我探讨故事的人物,情节和语言,甚是仔细。他不放心某个句子,某个字也怕不妥帖,我还在回家路上,他的电话便到了。回到家里一看,稿子上已经用笔改过了不少,不但增加了情节,连文法错误,用错的标点符号,也都一一订正。明知他也在争取时间修改作品送省评奖,而他却挑灯夜战,把那么多时间和精力放在我作品的修改上。类似的故事,还有很多。

在鲜花和掌声面前,多少人满足于前呼后拥的吹捧。陈勋超却朴实本分,依然如故。他写了许多作品,出了作品集,是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,茂名市戏剧家协会副主席,又进京开过全国劳模会,但我听到最多的是一个称呼:“九叔”,这个名字来源于他在省获奖的故事《九叔做寿》,故事里的主人公正是九叔……人以此而传,也算是茂名文坛的佳话了!我想,正因为陈勋超不计较名利、上下、高低,陶醉在无休止的探索创新中,写的作品才令人魂绕梦

牵。比如说我,影视看了不少,到香港工作后,也曾见识过各种盛大的场面,还有幸到过京都繁华之地,观看过纪念抗战胜利六十周年的晚会,似乎把眼睛、耳朵养贵了,但一提起陈勋超,他作品中的人物就会浮现在眼前:《独目父母官》《船到江心》里的人物,还有很多有趣的情节,让我忍俊不禁,笑出声来。曾记得,这些就是我当年学校熄灯钟响过后,还打着手电筒在蚊帐里偷看的陈勋超作品。

写到这里,我感到我的文字像雨点落到稿纸上,打湿了我的慨叹:一个八十八岁的老人,实在太难得了!

晚上月光如水,陈勋超一定又在灯下写着属于他的文字——想着他那在文学道路上东奔西走的背影,我不由向西南(他家的方向),从心底里致以敬意……然而,今天,晴天霹雳,噩耗传来,陈勋超驾鹤西去,离开了这块令他文思泉涌的土地。时间:2023年3月11日10时13分。

原本,我们几个人有了计划,过几天,或过上一段时间,到他家里去一聚,然而,这次聚一堂的日子,却永远期待不到了!心中沉痛之情,难以一一尽述。呜呼,唯有仰望星空深处,双手合十,遥遥祝愿:

“九叔”,一路走好……



荻花秋瑟瑟 周文静摄

勋明超智是吾师(七绝二首)

■ 陈俊秀

追忆陈勋超老师

当年清苦意曾灰,
文有师心胜酒醅。
简陋小楼春景暖,
熏风润物绽芳梅。

广州矿泉宾馆之忆

回眸四十五年前,
随与程兄会矿泉。
说剧师言高格调,
我唯仰止享鸿篇。

致我敬爱的陈老师

■ 李桂梅

陈老师,初识您时,我正处于人生的低谷,现实把我撞得头破血流,幸好能找到文字这个出口,我的胡言乱语偶尔能在报纸、杂志的一角发表。您看了我的文章后经多方联系找到我,您勉励我说要在认真教学工作之余继续走文学的道路,特别希望我能跟随您学写小戏小品,在戏剧界德高望重的您忧心地说我们高州在戏剧这块青黄不接、后继无人。

这是我不曾接触过的领域,平常不过是喜欢用文字来表达一些无法宣之于口的情绪,如何承受得起您期待的目光?您勉励说可以的。接下来,您教了我很多戏剧知识,推荐了很多戏剧的书籍给我看。我内心有抵触过,觉得被您逼着学,您不管不顾,一味要我与您交流学习的心得体会。我推说没有时间,您不管不顾,又分阶段地推荐书籍给我看,有你们父子出版的戏剧集、有茂名地区的优秀作品、有省里获奖的优秀作品,每次见面,您送我的都是有关戏剧的书籍报刊,仿佛您恨不得把家里所有与戏剧有关的书籍报刊都送与我读。每遇

到一些好的作品,您又拿去复印好寄与我。不忍太辜负您的期许,别人下班去娱乐,我下了班就啃戏剧,没想到却一头跌进了戏剧世界的精彩。

在认真阅读您推荐的《戏剧艺术欣赏》后,就迷上了戏剧。这本书收集有古今中外著名的戏剧名作,每一部作品都精彩绝伦,每一部作品都附有艺术赏析。每看完一部就如饱览过一片锦绣山河,实在让人流连忘返回味无穷。去图书馆里续借了一次又一次,实在不好意思了,我决定把每一部作品的大致内容都抄下来。感谢您,我敬爱的陈老师,是您让我领略到了戏剧的无穷乐趣。

也终于拿起《戏剧》这本杂志,第一次见面,您就送我这本杂志,推荐我去订阅。我内心抵触,因为我不懂,完全未入门,觉得里面的剧本又长又臭,只能将您的一片心意束之高阁。当时您还说如果经济困难,可以帮我订。是的,耄耋之年的您竟然能做到这样,愿意出钱订书给还是陌生的我看,用您微薄的退休

陈老师千古

■ 程立达

笑貌犹存,昔日循循聆教诲;
音容忽逝,而今切切悼师魂。

金。这是一种怎样高尚的人格啊,这份感动永生难忘!

也终于拿起青涩的笔尝试写起来,每篇您都打印出来耐心修改,和我交流,电话一打就是半个小时。《租来的爷爷奶奶》让学生在元旦文艺晚会中排练,学生喜欢极了,看我都用上了看偶像的目光,来观看的群众也连说过瘾过瘾,说就喜欢看这样的戏。又有两个作品获得安徽省全国微广播剧优秀奖。您知道后,高兴得合不拢嘴,又大力推荐我成为茂名戏剧创作的特聘人才。

敬爱的陈老师,您是师是友亦是父,陌路相逢,暖阳照拂,纵然终此一生还是触不到戏剧的一点点门路,但您却如暖阳一样照亮了我灰暗的天空。

惊闻陈老师的离去,情不能自已,翻出几年前写下的小文,潸然泪下,陈老师啊,还有太多太多的话想与您说,病魔终是无情地把您带走,沉痛中,您的音容笑貌不断浮现,是的,您没有离去,没有离去,如永远的暖,如永恒的光。